

※「戴璉璋教授的學術研究」專輯※

「戴璉璋先生追思紀念座談會」 討論紀要

江俊億* 整理

日期：2022年7月7日（星期四）上午

地點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樓會議室

李明輝：

謝謝王錦慧教授的報告，很多內容都是我第一次聽到的。我有一個問題：戴先生關於《易經》和魏晉玄學的研究，都已有專書，可是在語法方面，好像沒有專書，是不是？妳剛才提的那些研究成果，都是單篇論文。〔王錦慧：是的，那些都是單篇的論文。〕有沒有可能把這些論文編輯起來？因為很多早期的期刊論文現在在網路上都搜尋不到。你們這些戴先生的高足有沒有興趣把這些論文編成一個論文集？這樣對研究語法的學者來說，是很大的方便。

此外，戴先生還有一些文章並非討論語法的，也沒有收在專書裏面。我記得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早期曾刊登過戴老師的一篇論文〈王陽明與周易〉¹，好像並沒有收在專書裏面，對不對？或許我們可以花點時間去搜尋這些尚未收在專書裏的論文，將它們編輯成書。我最近做了一件好事。聯經出版公司不是出版了牟宗三先生的《全集》嗎？當時我編輯《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》，共兩大冊，有一千多頁²。但是，後來有兩位大陸學者又藉由網路找到了三十篇文章，提供給我。我現在將它們編輯成書，總共有四百多頁，書名就叫作《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補編》。我已經將

* 江俊億，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、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。

¹ 戴璉璋：〈王陽明與周易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17期（2000年9月），頁389-404。

² 此指收於《牟宗三先生全集》第25、26冊的《牟宗三先生早期文集》。

編輯稿交給聯經出版公司。

連牟先生親炙的弟子都不知道牟先生早年寫過這些文章。如果你沒看過這些文章，就可能接受目前流傳對牟先生的刻板印象，認為牟先生只注重哲學問題，不注重現實問題。如果你看過這些文章，你就知道牟先生早年非常注重現實問題。他廣泛討論經濟、農業、文化、政治，其中有不少政治評論。我們對牟先生的印象都會因此改觀。我不知道王教授你們有沒有可能去做這種事情？〔王錦慧：我們會努力。〕你們找幾位學生幫忙，好不好？這是我的建議。如果編得出來的話，我們文哲所應該可以出版。

我們現在還有時間，可以開放現場及線上的朋友來發表意見，但希望以三分鐘為限。線上的師友若要發表意見，就請打開視訊鏡頭，讓我們看到。

現場、線上發表意見

呂政倚：

各位老師和線上的朋友，大家好！我一直有個疑問，剛好楊祖漢老師在引言稿中也提到。在楊老師引言稿的第七頁到第八頁提到「先天的德性的原則落在具體的人事上實踐」；楊老師又提到，對《易經》卦象系統的詮釋，可以幫助我們在實踐上有所啟發與發揮。我一直不太懂的地方，就是當我們將道德法則落實在經驗世界上，將道德法則實踐出來時，以及讀《易經》時，卦象系統到底能發揮怎麼樣的作用？我有時候會想，這是不是像康德 (Immanuel Kant, 1724-1804) 所講的「圖式」(Schema)？當然，康德是從先驗知識的角度去講「圖式」。只是像《易經》的卦象在中國傳統中的奇妙作用，我們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解讀？想請問各位專家，或請楊祖漢老師、謝大寧老師來解答。謝謝！

楊祖漢：

謝謝呂政倚博士的提問。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確也是戴老師《易》學的一項貢獻。剛才我報告的時候說，《易經》作為占筮之書，通過卦象、符號、時位、象數，來為占卜者提出啟發、啟示。這套卦象符號融入儒學的德性理論時，兩個方面一拍即合。這是《易傳》所表達的內容與義理，一方面提升《易經》作為占筮之用的境界，另一方面也使儒學重「德」的理論，既不停留在原則性的說明，也不停留

在空說義理或理論，而是可以運用卦象符號來言「理」。

本來不崇尚空談義理，是儒學的傳統。所以孔子在《論語》中就是從日常的事物來講道理。你可以說，道理徹上徹下都是如此，但是他一定連帶著行事來講。他講《詩經》的時候，也是具體地講；引述《尚書》的時候，則是就歷史事實來講教訓。《易傳》講哲學、講形上學，但不是空談，而是落在卦象符號上來表達。這一方面就是歷史的、事實的發展，另一方面也是就著古老傳統，從事德性學的創造。

《周易》是即於卦象符號來言「理」。因此，這個卦象符號不是具體的事實，但是它對於具體的事實可以有所啟發。戴老師說，這些卦象符號和人的內在德性的自我要求連同在一起時，它所產生的作用，就好像《詩經》的「比」、「興」的作用³。比、興就是聯想、啟發、指點。這些啟發、指點一半是具體的，但不完全是具體的。這就好像唐君毅先生(1909-1978)說「禮」是「一半之行為」⁴，它不是具體的行為。卦象更抽象一點，但它還是符號，還是有形可見。既有形可見，卻又不是那麼落實，這便容許人在此有自由的體會和發揮。這就看你怎樣通過這些卦象，藉閱讀也好，藉對吉凶的探索也好，而得到什麼啟發；而所得的啟發，不只跟你的生命的修養、存心有關，也跟你對事理的理解，以及你對於客觀存在界、自然界的領悟有關。

在這個地方，啟發是很個人的。《周易》的卦象並不提出一個通則作為一般的規定，說你要這樣做，不要那樣做；但是它也有規則，只不過這個規則可以讓人設身處地，為自己做出創造性的決定。這裏頭有剛才所講的比興、聯想、啟發、指點和想像。這就是《易》學的傳統：通過占筮、通過卦象符號來做聯想，以通於人我、內外，通於自然，通於天地。但是最後決定要怎麼做，你自己要負責。這個地方有自己的創造性，這是很微妙的。我看戴老師要講的，就是這種意思。所以他稱之為「智慧」。所謂「智慧學」⁵，便是取這個意思。《周易》並不告訴你一些可以通過經驗來說明的事實。當然，它也不離開這些事實，而是舉出很多例子。但是你在這個地方究竟得到什麼樣的「啟發」？有什麼感通與聯想呢？它有規則、有落實的指點，但最後你還是要自己決定。這是很微妙的。

³ 參見戴璉璋疏解：《周易經傳疏解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，2021年），頁 ix-xi。

⁴ 參見唐君毅：《中國哲學原論·原道篇（二）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3年），頁 116-118。

⁵ 此指楊祖漢先生引言〈戴璉璋先生的《易》學研究〉提到的「實踐的智慧學」。另可參見牟宗三《圓善論》中〈序言〉部分的討論。

關於剛才呂政倚博士所提的問題，我在發言稿後面提到榮格 (Carl Gustav Jung, 1875-1961) 的「集體無意識」(collective unconscious)。榮格問道：《易經》為什麼對任何事情都可以問？為什麼任何事情都可以透過《易》卦來回應，但好像又契合於每個人所問的問題？他認為，這可能是在我們的腦裏、意識裏、觀念裏已有豐富的內容，這些意識內容，不只是我們今生經歷到的，很可能是遺傳自幾十代的，甚至是幾千年到幾十萬年人類的集體意識。所以，通過《易》卦，《易經》指點、啟發了我們內在的「集體潛意識」或「集體無意識」的內容。它有一種暢通的作用，對於好像是一個大海似的意識內容的一個通道。它給你一個指點，給你一個通道，讓你條理化你內在的、可能根本意識不到的許多生命的內容，於是對於你目前要用卜筮探問的問題，自己內心產生了一種自我的指引。

在這個地方，從形上學來講，就是「天道」之「神」對我們的指引；從心理學來講，就是我們累積而有的種種心理觀念的被引發。從心理學來講的經驗或集體潛意識，等於佛教所講的「阿賴耶識」的觀念。在那個地方，通過《易》卦的指點，你可以啟發、清理、整頓你自己，你可以回應你自己，你可以從你的內心探索到一些生命的智慧，而這是你本來沒有意識到的。它可能有這個作用。我引言稿的最後一段就指出：為什麼很多人使用《易》卦去問的時候，覺得《易》卦的確對自己身心，或甚至對自己眼前要問的事情，都有具體的答案？可能那個具體的答案，你又說不出來，不能做清楚的說明，而你卻是有受用的。

這個作用跟政倚剛才提到的「圖式」不一樣。「圖式」雖然通於感性與知性，但還是一個知識的概念。或許在實踐上說也可以做類比，如牟先生在譯康德的《實踐理性批判》時，用「符徵」一詞來譯「type」⁶，「符徵」頗可表述上文之意。另外，據我看，《易傳》仍保留「幽贊神明」的作用，就是在占筮的時候，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」而通於「神明」的那種宗教的奧秘性，這意思還是要保留下來的。

林月惠：

大家好！今天這個座談會，從開始到現在，都讓我很感動。我先做一些補充，再提出一個問題請教謝大寧老師。

⁶ 參見牟宗三：《康德的道德哲學》，收入《牟宗三先生全集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2003年），第15冊，頁249。

對於戴老師的貢獻，剛才大寧老師是從王弼《易》學與玄學的連結中，指出戴老師在其中的位置。這是一個系統性的、結構性的說明。現在我對「戴老師進入玄學，多半還是因為《易經》」這樣的觀點，做一個發生學上的補充和描述。

這個補充來自戴師母的說法，我覺得蠻有啟發性的，也可以看出戴老師從事魏晉玄學研究的另一個面向。戴師母說，戴老師曾有一年的學術休假，當時由於杜維明先生的關係而應邀到新加坡，他原先構想兩個研究計畫。戴老師先前因韓國退溪學會與梁承武老師的關係，做了一些宋明理學的研究，這是屬於朱子學的部分。因此，當時戴老師所構想的兩個研究計畫，一個以陽明學為主題，另一個就是《易傳》的研究。但是在他們討論的過程中，戴老師發現陽明學的研究實在太多了，包括杜維明先生，都研究陽明學，所以戴老師最後選擇《易傳》研究。例如，剛才楊祖漢老師提到的「數字卦」，就是戴老師到新加坡以後，看了很多資料而發現的。

另外，戴師母提到戴老師的三位老師：訓詁學方面是屈萬里先生(1907-1979)，語法學方面是許世瑛先生(1910-1972)，義理、哲學方面則是牟宗三先生(1909-1995)。戴老師上牟先生的「邏輯學」課程時，特別有收穫。他這一輩子能遇到這些好老師，戴老師自己也覺得很幸運。到了文哲所以後，戴老師又和劉述先先生(1934-2016)、李明輝先生開始推動「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畫」。可是戴老師認為，「當代新儒家」的門庭廣大，所以他不僅從事「當代新儒學」研究，也從事「魏晉玄學」研究。我現在才感受到，當時在本所創辦的艱難時刻，要推動研究計畫，戴老師他們需要考量的面向是何其多！

戴師母還提到一點，我覺得很重要，就是戴老師特別關注魏晉玄學中「玄理」、「玄智」的語言問題。這當然不是牟先生所著重的部分，可是戴老師將他先前的語法研究與義理相結合。當有些研究者認為，魏晉玄學的文本這樣解釋也可以、那樣解釋也可以的時候，戴老師認為，對於這些玄妙的語言，他可以從語法結構與義理方面對「玄理」、「玄智」提出更好的詮釋。因此，戴老師對魏晉玄學的研究，由於加入了語法研究的角度，相較於一般單從義理、思想方面研究魏晉玄學，著眼於思想系統異同的進路，也可說是另闢蹊徑。在我與戴老師的相處之中，受益最多的，往往是戴老師可以把語法和義理兩者結合在一起。對於剛才王錦慧老師的分析，我的感受很深；也就是說，若我們在義理的討論或思考當中，再加入語法的考慮，可說是如虎添翼。以上是我的補充。

接著，我要請問謝大寧老師的是：你今天提出的問題意識，到底是您的問題意

識，還是戴老師的問題意識？當然這兩者當中，可能有您從博士論文延續下來的關懷。此外，我也呼應李明輝老師的建議，就是不只將戴老師語法研究的成果結集為論文集，對於戴老師其他方面未結集的論文，也應該去蒐集。例如，戴老師討論韓國儒學的論文、李老師提到的〈王陽明與周易〉，還有戴老師討論陽明後學的〈湯顯祖與羅汝芳〉⁷，以及他到文哲所以後，根據上古史料討論「忠」的問題⁸等散落在各刊物的論文。加上戴老師榮退以後二十年所寫的論文，尤其他搬到安養院前，因林啟屏老師的邀請而在政治大學的演講，這些耗費了他很多的心思。戴老師晚年還成為一個「馬一浮迷」，想要用「六藝」來統括人文學。我們利用今天的機緣，可以推動整理戴老師研究成果的構想。關於這點，也提供給線上的師友參考。

最後我要補充的是，戴老師在臺灣師大授課時有兩本「祕笈」：一本是歷代傳抄的「中國哲學史」筆記，另外就是「文法學」的筆記。我最近透過侯潔之老師，也取得戴老師上課的「文法學」筆記（由松山高中退休老師呂滋藩先生提供）。線上的師友若有這兩本「祕笈」，也請提供給我們。其實這兩本「祕笈」在臺灣師大傳抄已久。我們到大學教「中國哲學史」時就有一個底本，再加上新的材料。這樣一來，戴老師的學術成果與教學精神就可以一代一代地永遠流傳下去。

謝大寧：

謝謝月惠老師的補充。至於月惠老師提到，這是誰的問題意識？其實有些地方，我也說不清楚。不過，就如同我剛才報告時提到的，雖然牟先生基本上繼承湯用彤先生(1893-1964)的論述體系，可是在一個關鍵的節點上，牟先生改變了整個詮釋架構。儘管牟門弟子可能較少從事魏晉玄學研究，但是他們在接續牟先生的思路往下走的時候，對於「牟先生為什麼要改變湯先生系統中的最核心論述」的問題意識，一定是清楚的。

戴老師並沒有按照湯先生的那個脈絡往下講。我相信臺灣的玄學研究者，不管是老一輩還是年輕一輩，大多數人還是順著湯先生的脈絡往下講。到現在為止，我口考的論文、我閱讀的論文，大多數還是重複湯先生的思路。可是，很少人去想，

⁷ 戴璉璋：〈湯顯祖與羅汝芳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16卷第4期（2006年12月），頁245-260。

⁸ 戴璉璋：〈策名委質與誠身明善——概述「忠」德義蘊的演變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19卷第1期（2009年3月），頁59-68。

為什麼牟先生要改動湯先生的基本詮釋？因為湯先生的詮釋和他背後的哲學系統架構接不上莊子。接不上莊子，你怎麼講玄學？你怎麼講魏晉？所以牟先生改動詮釋架構的問題意識，並不是我個人的問題意識。或者這麼說：我為什麼要堅持這樣的思路繼續往下走，是因為我追隨牟先生的問題意識。所以我相信，在這點上，我跟戴老師的思路是一致的。

至於我自己在玄學方面的一些想法，就可能有我個人的問題意識與脈絡。這點戴老師可能未必都清楚。雖然戴老師曾多次跟我談到相關的問題，但我的一些想法也許有點「跳躍」，所以這可能是我與戴老師不同的地方。可是我相信，我們對牟先生的問題意識之繼承，仍是相當一致的。

劉柏宏：

謝謝各位老師的演講。我有一個提問和一個補充。

一個提問是想請問王錦慧老師。如您所說的，戴老師早期專注於研究語法，後來轉向了。您在演講中也指出戴老師在語法學界的定位。這個部分，至少對我來說，受益很大。我比較好奇的是，在戴老師轉向之後，他在語法方面的創見或貢獻，對當時及以後臺灣語法研究的發展，有怎麼樣的影響？當然，在這個部分，我們或許可以從魏培泉先生的文章得到一些訊息。可是不知道王老師在這裏，可否做一些提示，好讓我們去探索？

至於補充，則是剛才政倚提到的「象」的問題。至少從我自己比較熟悉的部分來講，我覺得卦象之所以會引起一些反應，這與在經學傳統裏談「觀」的問題相關。我甚至覺得這不一定局限於經學傳統，而是與古代宗教信仰和傳統裏「觀」、「感」的問題有關。剛才楊祖漢老師也提到「感」的問題。我覺得「感」的前提是，他有一個「觀」的過程。我可以舉個例子。在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裏面，人們會強調「禮」之所以有作用，乃在於人先去觀「禮」。其實觀「禮」的過程不只是一種行為的學習與傳遞，背後也會引起心性上的回應。對此問題更細微的討論，《禮記》中已稍微提到，可是並未講得這麼深入。所以，如果我們要談外在與內在的影響，我覺得「觀」這件事情是可以留意的。謝謝！

王錦慧：

關於戴老師在語法方面的貢獻，我覺得魏培泉先生的評論是一個很經典的定

位。以漢語語法的研究來說，戴老師挑選這些上古漢語典籍，並且將這些典籍中重要的語法現象表述出來。當時還沒有人去做這樣的工作。除此之外，像我剛才提到的，在戴老師的時代，甲骨文、金文研究者可能還是比較著重於文字學的層面，去考釋一個字應該是怎麼寫法。另一方面，除了在文字考釋之外，我們其實還是想知道這個字在甲骨文、金文裏面的文意。可是甲骨文、金文距離我們又真的比較遙遠，並不容易懂。就戴老師在當時的貢獻來說，如果我要讀甲骨文、金文，我參考戴老師提到的殷商構詞法、造句法，我就會比較了解甲骨文、金文的說話習慣、語序，以及它們要表達的意思。

就如剛才月惠老師提到的，今天我們讀古籍的時候，可以再加上語法層面的思考。我個人對戴老師在義理方面的成果雖然較少涉獵，但是老師發表有關義理的著作之後，我仍會去看一看。因為戴老師在解釋義理的時候，他還是會運用到語法的角度，譬如，這個字在這裏當動詞用，我們應該要如何解釋它？我覺得在這個部分，就漢語語法而言，戴老師那種扎實的功夫，我們後生晚輩是很難達到的。

黃瑩暖：

非常感謝所長和月惠老師的邀請，我很榮幸能參與今天這場盛會。我們對戴老師是非常敬愛的，不僅是他的學問，還有他的人品與為人處事，都是一代典範。

我個人追隨戴老師學習，是老師所指導的最後一位學生。我研究的領域是宋明儒學，尤其是朱子的思想。戴老師早期的著作中，有些是與朱子思想相關的。後來戴老師的研究領域雖然集中在魏晉玄學，但他早期不只撰寫〈朱子與退溪的窮理思想〉⁹與〈居敬與窮理：退溪工夫論的省察〉¹⁰，也有像剛才李老師及月惠老師提到的〈王陽明與周易〉、〈湯顯祖與羅汝芳〉等宋明儒學的相關著作。我的碩士論文、博士論文接受戴老師的指導時，他的研究重點雖然不在宋明儒學，但是老師對於宋明儒學有很深厚的功力。

我很慚愧，不如在座諸位學者一樣有成就，只能努力追隨諸位的腳步。在此我想要向諸位分享兩件關於戴老師的事。其一是：我在撰寫碩士論文的時候，老師

⁹ 戴璉璋：〈朱子與退溪的窮理思想〉，《鵝湖月刊》第5卷第6期（1979年12月），頁2-8。

¹⁰ 戴璉璋：〈居敬與窮理：退溪工夫論的省察〉，《鵝湖月刊》第9卷第11期（1984年5月），頁1-6。

已經擔任文哲所籌備處主任一職，並兼課於臺灣師大國文研究所。可是老師不管多忙，他都要一個字、一個字地看我的論文，連標點符號也不放過。我知道老師在擔任文哲所籌備處主任期間，由於所裏百廢待興，因此他非常忙碌；但是，我個人在同時也有畢業期限的壓力。然而，我萬萬沒有想到，老師在案牘勞形、繁忙異常的情況下，依然能兼顧學生的需求與自己的學術研究。當時臺灣的郵務剛開始有所謂「快捷」的服務，提供特急郵件使用。戴老師要求我每寫完兩節論文，就用「快捷郵件」寄給他。每一回我寄出「快捷郵件」後，第二天——絕對不會超過中午——業經老師一個字、一個字修改過後的「快捷郵件」就寄回來了！等到假日，老師有空的時候，我再到老師府上請教問題。因此，我得以趕上學位論文的提交期限，而順利取得碩士學位。在這期間，我看到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陸續刊登了老師的幾篇學術論文，篇篇內容深刻，見解精闢；請問之下，才知老師在兼顧文哲所公務、師大研究所教學與我的論文指導等諸項工作，無論是心力與時間都嚴重不足的情況之下，仍然設法做學術研究，而持續有優異的學術論文產出，甚至還獲得了國科會的「傑出研究獎」！而在此時，老師已是屆臨六十五歲的長者！我於擔任系助教期間必須兼顧個人的研究所學業，當時已感心力與時間皆難以為繼，因此很好奇、也想學習老師究竟是如何做到的。但老師只回我一個微笑和一句話：「若不以身作則（堅持學術研究）的話，如何能領導整個文哲所向前邁進呢？」以是，我由衷地尊敬老師、感恩老師。

再分享另外一件事。我在碩士班就讀期間，曾向戴老師提過：「老師，我非常敬佩牟先生，但每當我閱讀牟先生《心體與性體》對朱子的論斷的時候，總是覺得怪怪的，那份感覺就像陸象山所說的『若傷我者』。可是，由於我的學力實在是太低了，我說不出所以然來。」當時老師非常嚴肅地回答我：「牟先生的論斷沒有錯，我非常贊同牟先生，這點著毋庸議。」之後，我就讀博士班時，撰寫朱子思想的相關論文，對牟先生觀點的那份「不對勁」的感覺依然揮之不去，於是我又斗膽地再向老師提問。老師說：「牟先生的推理非常嚴謹，而且他有中、西文獻作為論據，因此，目前我們是沒有辦法推翻他的。除非妳真的能夠找到文獻上的證據，否則牟先生的論斷，我是很贊同的。」也就是說，基於牟先生學術研究的嚴謹，在對朱子的論斷方面，老師是持贊同的意見。所以那個時候，我也就認為我會有此一疑問產生，應該是自己學而不精所致。

在我博士班畢業之後，某次發表了一篇文章，嘗試對唐先生、牟先生的朱子

詮釋提出反省和討論。之後，我去探望戴老師。老師問我：「最近有發表什麼文章嗎？」我聞言，只得戰戰兢兢地把那篇文章呈給老師看。當時，我心裏是非常害怕的，因為在那篇文章裏，我對牟先生提出了一些批評。沒有想到戴老師看完之後非常高興，笑容滿面地對我說：「很好！繼續下去！」我感到困惑，於是請問老師：「據我所知，您不是一直認為牟先生對朱子的論斷是對的嗎？」老師回答：「因為（從妳的文章中我知道）妳已經『長大』了！（而且現在）妳已經取得了博士學位，現在，妳要提出怎麼樣的學術見解都可以，只要記住我給妳的八個字：『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』。不管妳對牟先生也好、唐先生也好，對任何大家、小家，只要妳能用這八個字作為在提出學術觀點時自我檢查的尺規，那就沒有問題。在這篇文章中，我看到妳不是亦步亦趨地跟隨著前人的腳步，而是嘗試發展出自己的想法，這一點我很嘉許。」在那個當下，我已經忘記老師還說了什麼。可是我很清楚地感受到：由於我取得了博士學位，由於從我的文章中得到的觀感，我的母鳥說：「現在我要收起我的羽翼，放妳去單飛了！未來的學術之路，將會有狂風暴雨，也會有風和日麗，妳就勇敢去飛吧！當妳有問題需要求教的時候，我仍然隨時歡迎妳來找我討論；但是，這條路妳必須自己去走。」當下我莫名的感動，就是來自戴老師那份鼓勵。其實，當時倒不是戴老師在對朱子的見解有什麼改變；而是戴老師教導我從事學術研究應持的態度，以及老師對我「放飛的愛」，還有老師在學術研究上的客觀精神，讓我非常感動，由此我也學習、成長了很多。在此跟大家分享這些小事。謝謝！

李明輝：

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。最後我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拜託今天的三位主講人修改或補充發言稿。我們會安排將發言稿與今天討論的紀錄，刊登在我們的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。麻煩各位了！我也請求線上的師友打開鏡頭，讓我們看到你們，好做截圖。謝謝各位出席，這場座談會到此結束，謝謝各位！